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五辑)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五辑)

四川大学

「儒藏」

学术丛书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王会豪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文化研究. 第15辑 /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3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ISBN 978-7-5614-3971-5

I. 宋… II. ①四…②四…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
宋代 IV. K24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7687 号

书名 宋代文化研究 (第十五辑)

编 者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3971-5/K·302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202 mm
印 张	19.25
字 数	46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2 000 册
定 价	50.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www.scupress.com.cn

主 編：舒大剛

執行主編：郭 齊 李文澤

顧問：（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水照 安平秋 朱瑞熙 胡昭曦

章培恒 曾棗莊 劉 琳 繆文遠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刁忠民 王兆鵬 王智勇 尹 波

李文澤 吳洪澤 周 斌 周裕鍇

馬德富 郭 齊 陳廣宏 粟品孝

董洪利 舒大剛 楊世文 劉復生

宋代文化國際研討會論集

(思想卷)

目 錄

(思想卷)

全宋文專題

整理宋代文獻，傳承歷史文化

——在“宋代文化國際研討會暨《全宋文》首發式”

上的發言	謝和平(1)
熱烈祝賀《全宋文》出版	馬建通(3)
迄今規模最大的文章總集	鄧紹基(5)
編纂出版《全宋文》感言	曾棗莊(7)
新宋學文獻淵藪	王水照(10)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張立文(13)
古代文化積累和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	陳尚君(15)
宋代文獻整理和研究的成功典範	舒大剛(18)

綜合研究

儒教是宋代文化的主體	湯恩佳(22)
範式轉移：宋儒新經學形態之確立	楊世文(28)
從經傳文本的選擇看北宋時期的經學新變	吳國武(61)
宋儒對自然知識的重視與研究	樂愛國(85)

人物研究

- 歐陽修與禪宗 (韓國) 朴永煥(103)
- 劉敞的《春秋》學 葛煥禮(115)
- 邵雍學術源流略論 金生楊(152)
- 周敦頤《易》學的宋學精神 朱漢民(188)
- 四川學者與周敦頤“理學開山”地位的建構 粟品孝(199)
- 張載“爲天地立心”本義 李 申(215)
- 包容並蓄的蘇氏蜀學 賈大泉(220)
- 評蘇東坡議賈誼 周桂鈿(244)
- 當代中國的朱子學研究活動與未來課題 蔡方鹿(248)
- 論南宋心學領袖陸象山的政治思想及其實踐 陳 忻(285)
- 魏了翁的重民思想 李王英(308)
- 儒學精神鑄就民族英雄——文天祥 鍾肇鵬(314)
- 宋末釋道璨交遊略述 黃錦君(320)
- 宋翔鳳經學微言的核心 黃開國(337)

文獻研究

- 《宋元學案》成書經過、編纂人員與版本存佚考
..... 吳 光(356)
- 《孟子註疏》與孫奭《孟子》學 董洪利(381)
- 北宋國子監校定群經考 顧永新(395)
- 試論“蜀石經”的鐫刻與《十三經》的結集 舒大剛(416)
- 《全宋文》與宋代思想家研究 郭 齊(435)
- 宋代《尚書》學文獻述評 王小紅(449)
- 近百年來大陸地區宋代《春秋》學研究述評 張尚英(477)
- 簡論鄭樵對《詩序》的辨駁及影響 李冬梅(504)

專題研究

- 傳承與創新的撞擊：宋代小學的多元化發展 …… 李文澤(521)
- 宋代人格美學思想興盛的思想場域與
文化功能 …………… 劉 方(552)

研究生論壇

- 宋代《周禮》學文獻概況及特點 …………… 夏 微(574)
- 朱熹《禮記》學述論 …………… 潘 斌(583)
- 孟蜀石經雜考 …………… 劉平中(595)

整理宋代文獻，傳承歷史文化

——在“宋代文化國際研討會暨《全宋文》
首發式”上的發言

謝和平

（四川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宋代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高峰時期，其所形成的文化璀璨恢宏、獨具風韻，對後世產生了十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在當時的文化廊苑中，各體文學的發展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前人有“秦以下文，莫盛於宋”的說法。蜚聲文壇的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宋代有別集流傳者六百餘家，加之單篇散文流傳的作者將逾萬人。這是前人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是我們從事現代文化建設的寶貴資料，在世界範圍內影響也十分深遠。編纂《全宋文》，將這些資料收集整理出來，傳承下去，是一項繼往開來、傳承文化、再造文明的宏大工程。這項工程由我們四川大學的學人來完成，這是我們的榮幸和驕傲。

四川大學是國家佈局在我國西部的高水平研究型綜合大學，由原四川大學、原成都科技大學、原華西醫科大學三所全國重點大學合併而成。110年來，四川大學一直努力自覺地擔負起高素質創新人才培養、前沿科學研究、先進文化輻射源的神聖職責，匯聚、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國家棟樑和社會精英，完成了一大批

國家重點科研攻關項目，為國家的經濟建設、社會進步和文化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我校一大批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們，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總結與傳承，在社會主義現代文明的繁榮與弘揚的過程中，更是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令人矚目的成績。

自1983年起，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大力支持下，我校承擔了教育部“七五”、“八五”規劃重大項目——《全宋文》，對宋代文獻進行了全面收集、深度挖掘和仔細整理。歷時二十餘年，日前終於順利完成並出版發行。《全宋文》是目前最大的斷代文章總集，收集宋文17萬餘篇，文字超過1億字，內容涉及宋代文學、歷史、哲學、經濟、法律、科技、醫藥、宗教、藝術等各個領域，是研究宋代文化最為齊全的寶貴資料。因此，這套書的出版，是我國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不僅是學術界的驕傲，也是出版界的盛事。在此，我謹代表四川大學，向“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向所有參與該工程的編纂者和工作者們，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熱烈祝賀《全宋文》出版

馬建通

（教育部社科司）

歷時二十餘年而完成的《全宋文》是一部包含兩宋 320 年間所有現存單篇散文、駢文、詩詞以外韻文的大型斷代總集。她的出版是當今中國經濟文化繁榮昌盛的重要標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需要，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建設工程。基於此而舉辦的這次國際研討會暨首發式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關於“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的論述和《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的頒佈，使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科學嚴謹的學風和求真務實的精神，不辭辛勞，埋頭苦干，不計名利，無私奉獻，為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們和廣大出版工作者一道，以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為己任，着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堅持以史為鑒、古為今用的原則，在探討人類文明進程、人類精神遺產方面，整理並出版了一批有重要價值的傳世文獻和學術精品，四川大學的《全宋文》即

為其中佼佼者。在2006年7月7日教育部召開的“2006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科研工作會議”上，教育部副部長李衛紅同志在其工作報告中點名讚揚了《全宋文》的出版。在此，我謹代表教育部社會科學司對參與此項工作的所有學者、專家及出版單位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慰問。

在“2006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科研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部長周濟同志作了重要講話。他強調指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大力提高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質量。要強化質量第一的觀念，促進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從重數量增長向重質量提昇的轉變。而提高質量的決定性因素在於創新，要確立創新的重點，尋求重點突破，並且理論聯繫實際，力求圍繞着重大項目展開集成研究，形成原創性的標誌性成果。可以說，《全宋文》正是以上精神的集中體現。四川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實力雄厚的全國知名學府和文化學術重鎮，即將迎來其110週年華誕。多年來，四川大學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成績顯著，碩果纍纍。尤其是近年來，四川大學黨政領導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搶抓機遇，乘勢而上，把繁榮哲學社會科學作為本校高等教育的一項重大任務來抓，制定並實施了一整套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舉措，並注重實效，狠抓落實，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如《儒藏》、《全宋文》等重大的具有顯示度的代表性成果，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良好反響，這一階段也將成為四川大學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快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希望四川大學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充分發揮學校的優勢和特色，立足創新，進一步凝練學科方向，匯聚學術隊伍，構築研究高地，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為高等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迄今規模最大的文章總集

鄧紹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教授、榮譽學部委員）

這部由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歷時二十餘年編纂完成的《全宋文》，共 360 冊，一億多字，是一部建立在廣泛調查、大量閱讀文獻基礎上的，迄今已經出版的規模最大的文章總集。它是一個重要的古籍整理、文獻整理成果，而它本身也成為一部重要的文獻。

任何大型文獻和總集的整理、編纂過程，實際上又是一個研究人才成長和研究資料積累的過程，兩者是或者說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是一種同步現象。正如《全宋詩》的編成使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成為宋代文學的研究基地，成為宋代文化研究中心之一；《全宋文》的編成使四川大學古籍所成為又一個宋代文化史研究基地，又一個宋代文化研究中心。

宋代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四十多年前，文學研究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組的同仁們編寫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的時候，著名的前輩專家錢鐘書先生親自執筆寫了“宋代文學的承先和啓後”和“宋代的詩話”二章。他在“宋代文學的承先和啓後”一章中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時代是一向相提並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都得

數到宋代。”其實類似這樣的相提並論現象，還有“宋明理學”、“宋元戲文”、“宋元話本”和“宋金雜劇”等，當然，這些說法或許晚起，但目前已很流行。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像《全宋文》這樣的大型總集的出版，將十分有助於推進宋代文學、文化的研究步伐，十分有助於產生宋代文學、文化研究的新生長點，十分有助於宋代文學、文化研究全局性也就是戰略性的進一步昌盛。

20世紀80年代，古籍整理工作出現空前的新局面，實際上又同文史研究界加強學科基本建設的呼吁和實踐相聯繫，主要表現為全集、總集的整理，類書和工具書的編纂，扶持和加強弱勢學科等。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古籍整理計劃中的“九全一海”的編纂是文史界學科基本建設中最有代表性的項目，這是會被後人驚嘆不已的龐大的學術工程。二十多年前，我有幸參加了最終決定這些大型學術工程列入全國古籍整理規劃的有關會議。後來我又有幸分享朋友們完成大型項目的歡樂，參加過《全宋詩》、《全元戲曲》和《全元文》的首發式。這次我又參加《全宋文》的首發式，真是躬逢其盛，榮幸之至。去年我在武漢大學舉行的《中華大典·明清文學分典》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中說到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的問題。我始終認為，學術界同仁之所以不畏艱難，用十年、二十年乃至更多的時間來完成這些大型學術工程，一個最主要的信念，就是對祖國傳統文化傳承的崇高責任感與使命感。所以，我認為，像《全宋文》這部傳世之作所傳於世的，不應該僅僅是它的學術功能，編者們傳承文化、嘉惠學林的學人本色，編者們，還有支持這項工作的各級領導和學界同仁們傳承和發揚祖國文化的使命感，實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也會永久傳世，傳世永久！

編纂出版《全宋文》感言

曾棗莊

（四川大學古籍所教授、《全宋文》主編）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古委會）和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花了二十年時間編纂的《全宋文》終於全書面世了。我作為《全宋文》主編之一，高興之餘，也感慨萬千。我的發言本來未定題目，“主編感言”是會務組定的。那我就談“三感”吧！

一是感謝，感謝古委會為編此書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感謝全國各大圖書館，特別是國家圖書館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感謝多家出版社為編校此書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沒有學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不可能出版如此精美的《全宋文》。

二是感慨，編書難，出書更難。《全宋文》於1985年上馬，1993年完成校點、編纂，1995年完成審稿，共花了10年時間。其間歷盡艱辛，特別是在收集資料階段，我們跑遍全國各大圖書館，住地下室，啃冷饅頭，擠公共汽車，白天泡圖書館，晚上在招待所昏暗的燈光下整理資料。編書再苦，我們自己還能控制，出書就不是我們能控制的了，《全宋文》的出版遇到了重重困難。《全宋文》於1988年開始出書，曾在人民大會堂開過一次上百學者參加的出版座談會，轟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和出版界。以後每年

出三、五冊，1994年出至第50冊就停止出版了，這一拖就是10年。從《全宋文》開始出版，到現在全書出齊，花了整整18年。

最後是感想。主編《全宋文》，耗費了我20年的時間，而且是從年近半百到年近七旬的20年，是人生最關鍵的20年。理科是20至30歲出成果，文科要到50至60歲、甚至70歲才是出成果的最佳年齡段。我病後八年的個人研究成果，超過此前成果的總和，就是明證。但我對主編《全宋文》毫不後悔，因為它確實是一件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它為研究宋代文學、歷史、理學、宗教、科技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然而，如果有來生，問我還會不會再從事這樣的工作，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會”。我們編了一本《〈全宋文〉編纂資料》，大家隨便翻翻，就不難瞭解我此時的矛盾心情。20年前《全宋文》初上馬時，學術界一般還不太贊成上大型項目。現在上大型項目成風，而且一個比一個大，似乎是應當適當加以控制的時候了。我一向認為科研是天生的個體勞動。大型項目確非個人力量所能完成，不得不組織人力集體進行。但集體編書，往往不負責任，粗製濫造，錯誤百出。例如宋初的《文苑英華》一千卷，五年修成，編纂人員曾大換班。像這樣責任不專，當然會編得“舛誤不可讀”（周必大《文苑英華跋》）。歐陽修、宋祁主編的《新唐書》也是集體編撰的。吳縝《新唐書糾繆序》曾列出該書的八條弊端。吳縝對《新唐書》的批評是否完全公正，是否含有個人恩怨，是另外一個問題；而其所舉各點，確實是集體修書的通病。清人素以治學謹嚴著稱，但其所修大書同樣草率從事。《全唐詩》收詩48 000餘首，作者2 200餘人，總900卷，僅10個人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就完成了，足見其草率。《全唐文》收文18 000餘篇，作者3 000餘人，總1 000卷，規模更大，費的力量也更多，100餘人參加，

編了7年。清人自吹自擂，說這些大型總集“既博且精”。博則博矣（也漏收不少），精則未必，重出疊見、張冠李戴、失於考訂者，亦不爲少。《全宋文》因出版時間拖得很長，其間曾多次組織審訂，最後上海辭書出版社以編校辭書的認真態度對《全宋文》又進行了認真的編校，減少了原稿中的不少錯誤。但我最近在撰寫《宋代文學編年史》過程中使用《全宋文》中的資料，仍不時發現有失校之處，“既博且精”談何容易！《全宋文》的編纂出版經過充分說明宜慎上大型項目。